

文化皖军 书写新时代

春水上涨

春色满山 张成林 摄

■ 石泽丰（池州）

河水是萌动的。在一阵春雷之后，仿佛一夜之间，坦然横亘于大地之上的河床从寂寥中苏醒，托起春天的雨水，让雨水漫过河滩上的鹅卵石，漫过石上月擦伤的痕迹，犹如以一场盛大的仪式，预备着向新的征程进发。

春天是一年的开始，草木生发。密密的细雨从夜幕落下，一天一夜都没有下够，像一个调皮的孩子，带着无尽的乐趣，来来回回奔跑在大地上。大地母亲足够涵容地接纳，耐心地将它们积聚成水。春水就这样成群地流进溪沟，又流入河床。河里的水多起来了，一点点往上涨，涨回了人们的记忆。大伙儿都记得去年春天的模样——春雨下过的模样，年老的长者更记得以前的春天。他们的回忆总是那么满满的，几个人围坐在一起用话语倾倒，怎么也倒不完，一如这远去的时光，从没有断断过。

我印象最深的春天是1992年。春节一过，那个名叫石家大屋的村庄正是春意萌发。屋外，雨已下好几天，田里的雨水从田下堰的缺口里争先恐后地挤出，流进放水沟，又顺着沟渠往下挤，仿佛河床才是它们获得新生的空间，仿佛它们在那里才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春天。

看到沟渠里的水急促地往下流，我想到一个词：“打工潮”。对！“打工潮”就是从那个时候热起来的，它裹挟着中国广袤大地上无数的农村劳动力，打破了千百年来农业社会双脚不离田地的特征。许多年轻人不再打着赤脚跟着父母下田干活了，在春天播种

的季节，他们兴奋地准备南下。

在石家大屋，最先离开土地南下的是春龙和菊英。1992年是他们去福建打工的第二年。离开村庄的那天，雨下个不停歇。他们把被子捆在蛇皮袋里，蛇皮袋外面裹着一层薄膜，两头用绳子扎紧，雨水打不进。他们走出村庄，沿着一条泥巴路走过吃水沟，走了近三百米，走到萨神庙（地名）。在萨神庙等三轮车到县城，再转车。“转什么车？”有人问。桂生爷爷脸上洋溢着喜悦，不厌其烦地回答：“先转汽车，还要坐两天两夜的火车哩！”其实，桂生爷爷也没有去过福建，从皖西南山沟去福建的路怎么走，他也是听自己的儿子春龙说的。春龙在外打工，头一年就刷新了全村人的收入纪录，他家成了村里第一个万元户，桂生爷爷当然高兴。

看到在外打工远比种庄稼强，谁不心动呢？但我母亲是个例外。

正月十五的元宵吃过了，正月十六我们就要上学读书去，像往常一样过着在校寄宿的生活。我的同龄人菊芹却没有背起书包与我一同去上学，他要跟春龙南下打工。想象着菊芹经过努力，也会在年底带着一万元收入回家，正读初中的我心里痒痒的。我家穷，买肉都没有超过十斤。我也要打工挣钱，挣上万元改变生活。带着这样的想法，我离开学校，赶回家告诉我母亲。低头走到半路，正巧碰见从刘家湾表伯家回来的母亲。见到我，她一脸疑惑地问：“你怎么回来了，学校不上课吗？”“我不想念书了，我要出去打工。”听到这话，母亲当时就流了泪。半晌，她说：“家无论多么穷，也不需要你现在出去打工，你得上学

去！”母亲的态度坚决如铁。

我们母子一前一后，各自打着一把雨伞，春雨在伞外绵绵不绝，母亲没有更多劝说的言辞。走到家，她收起伞径直走进灶屋，从瓦罐里摸出两个鸡蛋，生火，要煮鸡蛋下面条给我吃。她知道，临近中午，我一定饿了。她把柴不塞进灶膛，我看到火光映照在她脸上，映着她浑浊的泪珠。我站在灶台边，仍坚持我的想法：“我不想念书，我要出去！”“你如果不念，这日子就没法过了！”母亲带着哭腔。我心猛地一惊，瞬间流了泪。

母亲向我哭诉着她的辛酸，哭诉着她如何不容易，她唯一的愿望只希望我听她的话，好好读书，她懂得读书是农村娃跳出农门的唯一机会。屋外，雨水顺着瓦沟滴落下来，滴在屋檐下，滴滴答答如泣如诉；屋内，母亲泪如泉涌。现在回想，她心情是多么复杂！她既希望家境很快好起来，又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顺利地在学业上走出一条新路。但她宁可自己受苦，也要让儿子完成学业。就是在那一年，我看到春龙和菊英挤上一辆三轮车，还有菊芹。听说那辆三轮车上载的全是外出打工的年轻人，他们到达县城以后，又要汇入更多的人流，像春天沟渠里的雨水，最终落脚在南方。从那以后，村子里年轻人每年外出打工的越来越多，他们用劳动建设着异乡城市，在职场上苦苦打拼，挣得或多或少，一年一年改善着自家生活。

而我，沿着母亲所指的方向，一天天“啃”着书本。学过的书籍堆积在那里，几年下来，高高的一摞。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，

当我成为村里寥寥无几考上中专的人时，我看到父母藏不住的喜悦溢于脸上。那几年，我家的物质生活没有多少改变，但我给他们带来精神上的慰藉，足以让他们发自内心的满足。这种满足，像春雨落进江河的腹中，不惧不忧，与大家融为一体，与时代融为一体。别人与母亲谈起我时，她总是笑着说，这几年我个子长高不少，书念到了一点点。我顺利考上中专，母亲并没有过多为此而骄傲。近五十年来国家的发展，在她生命里烙下了深深印记。她懂得，社会每天都在进步，如春天雨季里的河水，每天都在上涨。

怀揣母亲的谆谆教诲，我拿着中专录取通知书离开了村庄，走向求学的下一站。我的村庄站在原地，目送着我远离。它在春风、夏水、秋雨、冬雪里改变着自己。特别是近些年来，村庄搭着乡村振兴的列车，不断提升着自己的形象和内涵。可不是？村里以前的土砖房逐户拆除，取而代之的是小洋楼，进出村庄的道路也拓宽了不少，水泥路铺到了各家门口。母亲说，这些暖民心的实事，她小时候做梦都没有想到过。

毕业后，我定居在了江南一座小城，买房、娶妻、生女。时间一晃，已过去二十多年。这座曾经破旧萧条的小城，如今已成了山水之城、园林之城，小城居民们生活幸福美满。

岁月有序，日子向前。时下，放眼大江南北，城乡的发展愈发彰显着人们的幸福生活，提升着人类的文明，一如这春天里的河水，上涨着上涨着……向着高处浸润河岸，默默地繁茂着草木、养育着生命，映照着蓝天白云。

“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感觉自己没法‘有文化地’说话了”，“每次想写一些东西的时候，发现自己翻来覆去用的就是那么几个词”……

现实生活中，越来越多的人打开微信聊天，各种网络热词层出不穷，表情包信手拈来，但真正需要逻辑完整地输出观点、表达复杂情绪时却常常词不达意、有口难言。在“豆瓣”就有一个“失语者互助联盟”，聚集了38万人之多，在这里他们坚持咬文嚼字，互相督促日常多阅读写作，以此摆脱“文字失语症”的困扰。

所谓“文字失语症”，意指依赖网络语境开展交流，致使正常的表达能力退化，无法用语言准确表达情意。现实生活中，这一“症状”广泛存在，中国青年报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，超七成受访者感觉自己的语言日益贫乏。

“失语”的原因多种多样，或是本身不善言辞，或是缺乏阅读写作训练，但互联网的强影响力因素不容忽视。区别于过去纯文字的表达方式，在不为受众设限的互联网世界中，网络流行语、表情包层出不穷，更新迭代一波比一波快，使用频率一浪更比一浪高，但伴随而来的粗浅、娱乐化表达，弱化了文字的美感和深度。与此同时，互联网的信息过载，也导致人群的浅阅读习惯，导致我们深入思考能力的逐步弱化。

通过网络社群坚持“咬文嚼字”，借阅读增智增慧，以写作锻炼思维，重建自己的书面语体系，本质上说，这是一种“用网络对抗网络”的策略。但要根治“失语症”，关键是要找回语言的审美价值和传递心声的意义。

从实际情况来看，网络使用越多，越会不知不觉地陷入移动社交时代的浅文本阅读，将自己封闭于“信息茧房”，逐渐失去对新鲜事物的了解能力和接触机会。系统化文本阅读时间减少，难以突破“同温层”汲取不同看法，也就不避免地让语言表达和输出内容变得单一化。

应该看到的是，网络已高度渗透进人们的生活，关键在于如何正向利用网络，对从中获得的知识与信息加以分析，同时保证系统科学的阅读和写作训练，来提高思考的层级、完善表达的效果。尤其对学生而言，不能过于依赖互联网和手机等智能终端，多读书多看报，多诵读被历史大浪淘沙后的名篇佳句，是寻回语言审美的捷径，随时随地记录所感所悟，不放过任何表达空间，或许就能以“无法辩驳”的窘境。事实证明，当文字表达积累到一定程度，就能够通过归纳、提炼、分类等方法，将日常生活的具象更加深刻反映出来，进而洞见事物之本质。

网络热词可以玩，流行热词可以用，表情包可以发，但它们应该成为词库中的一部分，而非词穷后的唯一选择。人的思想是丰富、深邃的，怎是一个“真香”“很好哭”“绝绝子”或表情包就能说清道尽的？希望我们，永远不要丧失“通达”世界的表达力。

拯救「文字失语」不能只靠「抱团」

孔德洪（广东）

· 城事 ·

那些高高低低的楼

■ 刘政屏（合肥）

关于一座城市“楼”的记忆，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比如对于合肥的楼，我的记忆主要是在老城偏西南这块，北边和东面就比较模糊了。

不过我最近时常想一个问题：如果排除城门楼这个因素，合肥最早的楼出现在什么时候？

或许应该是镇淮楼？宋代时就有了，1169年筑金斗门，楼居其上。康熙四年（1665年）重建。“凡三层，高五丈三尺”，登楼之上，周遭山峰湖泊尽收眼中，“东北一带，小岬、浮槎在望，参差凹凸，每初霁雨余，如新蓝出沐。南望城堞依依，孤屿隐隐，正如墙末见旅行之髻也。西蜀峰陡起，若与此楼争雄。北望古寺，障之不见天末。”（《合肥县志·八景说》）“小岬”“浮槎”是山，“蜀峰”自然就是合肥人再熟悉不过的大蜀山，“孤屿”无论是岛还是船帆，都与巢湖有关。

镇淮楼真是很高。沧海流年，镇淮楼早已不存，高台也不见踪影，其鼓楼的功能由一座真正的“鼓楼”代替，不过这座不高不大的鼓楼后来也没有了。

在沿街的面铺，渐渐有了二层的木楼，比如三孝口的四个“角”都有很像样的转角木楼，底下是商店，上面则有木窗和雨棚。我见到时，它们大多已很老旧。

· 凡人微光 ·

■ 杨琰（合肥）

父亲不是明星。父亲退休前是一名外科医生，这个职业是父亲最醒目、也是最完美的标签。这个标签与明星风马牛不相及，但父亲却实实在在地被追了一回星。

记得2022年，新冠疫情来势凶猛。十二月，八十多岁高龄的父母同时感染了病毒，由于症状较重，不得不住院治疗。经过十多天险象环生的救治，两人终于化险为夷，父亲可以坐起身靠在床头看看窗外的天空了，母亲的高烧也终于退了下来。病房里的其他人，出院的出院、入院的入院，不停有老面孔离开，又有新面孔进来。

在父母即将出院的前两天，住进来一个老太太。老太太病情挺重，住院的前三天，

现代风格的“洋房”在合肥出现，应该有超过百年的历史，有了洋人和教会，自然慢慢就有了洋楼及洋楼巷。不过这些我都没有亲眼见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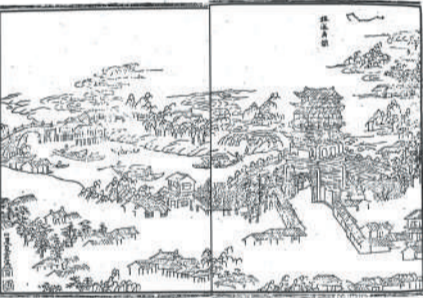
我最早见过的一批楼也是洋楼或者说准洋楼，它们虽然不是外国人建的，但整体风格是外来的，是苏式的。从大东门到三孝口，无论大小，一律周正大方，敦实而不失线条感，庄重而又有几分雅致。奠定了长江中路的风格和基调。

最具气场的是四牌楼，四座牌坊式的大楼让整个路口显得稳稳当当，理所当然地成为合肥市的中心。

最忘不了光明电影院，在幼时的我眼中，它不仅是看电影的地方，而且是一个殿堂般的存在，那几根敦实高大的圆柱撑起我整个童年的幻想。一座城市需要有这样让人安静和仰视的建筑。

在我的内心，时常会有一种近乎荒诞的冲动：用一把小巧而锋利的铲刀，一点点地剥去省博物院老馆外墙上单一而轻浮的色块，让它原来的样子一点点显露出来。我还想用更大更坚硬的铁钎，在沉重大锤的敲击下，砸开它主广场的地面，让喷水枪重新出现，让那些空中喷水的青蛙跳出地面。自然，我也想顺手把三孝口两条交叉的道路理直了，让博物院老馆重新恢复它的排场和格调，恢复原本属于它的那种端庄和开阔。

想来我还是比较幸运的，童年和少年



镇淮楼（资料图片）

时期虽算不上富足，但我有一座座值得看了又看的大楼。日日行走其间，我绝不会含胸低眉，因为那样便看不到那些高楼的楼顶。在一次次“随意”的注视中，我接收到的一些信息、形成的一些判断，幼小的乃至长大的我都不一定清楚，甚至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了。

年幼的我，心有疑问：传说中的上海24层大楼到底有多高？合肥什么时候能有那么高的楼？当楼的高度被赋予先进或落后的意味时，那些高高低低的楼的含义就不再单纯，人们在意的不仅是它们的绝对高度和楼层的多少，而是它们与其他高楼间的种种差距。

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合肥高楼出现和增长的速度很慢，这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很着急，什么时候合肥才能“长高”“长大”成了尤其关注的一个问题。而当一座座高楼突然出现，如同春天里的竹笋破不断地拔节，长高、长大，人们情绪也开始高涨。

从议论纷纷到逐渐平静又是一个不短



光明电影院（资料图片）

的过程，从“一座楼不仅是一座楼”到“一座楼就是一座楼”，人们的观念在转变，或者说在逐渐成熟。

形式上的东西，你在意了追求了，它就招眼耀目；你看淡了放下了，它就是它，不会有太多的附会和联想。

高楼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实力，这毋庸置疑。高楼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胆识，这也很有道理，全然漠视或过度解读，都不合适。

如今的合肥，高楼太多了，多到我来不及收集关于它们的点滴记忆。高高低低的楼里面，依然会被很多人的记忆和气息填满，城市大了，属于更多的人了，那些形态各异的楼宇也是如此。

不过老城区里，长江中路两边的那些老楼，还是属于我的。虽然当年的四牌楼不在了，光明电影院也彻底消失了，省博物院老馆完全变了样子，每一念及，便觉得空虚得很，但大部分建筑还是保留了下来，它们是这座城市楼宇最初的形象，并不高，却沉静冲淡，如同一位位老者。

一刻有着明亮的光。她激动地对我说：“我一眼就认出了恩人，他的声音没变，样子也没变。你不知道，你父亲当年可帅了！”这句话，引得大家一下子笑起来。父亲诙谐地说，没想到自己竟当了回明星，住个院，还被追了回星。

我跟父亲打趣道，是不是因为您当初玉树临风的样子像个明星，人家才会这样记忆深刻？父亲笑了，年轻时自己啥样子早不记得了，不过真没觉得自己帅。他说，作为一名医生而被人铭记在心，是因为守护的是一个家庭和生命的完整。“赠一片绿叶，成就他人整个春天，这就是为守护生命而付诸一生心血的意义。”

我觉得父亲真的像一个明星，因为他说的这些话，让我很崇拜；我又觉得父亲不像个明星，因为在他身上我看到的不是炫目的浮华光芒，而是一个老知识分子朴素的医者仁心。

纵使时代的浪潮滚滚向前，纵使人的价值观日益多元化，我想，这个世界一定有不该遗忘的会被铭记，一定有像父亲一样敬业的人会被追星。

· 人生百味 ·

美丽的茧

■ 项睿轩（马鞍山）

远处，一点白，好似打了霜的叶子，是个厚厚的茧。那茧被无形的线紧紧包裹着，它越来越焦急，越来越气恼，越来越愤懑，最后在无形的世界里沉沉睡去……醒来后，眼前一片漆黑。它鼓起勇气，用牙咬那紧密而柔韧的丝线，咬破了那束缚它的茧。阳光冲了进来，它腾空而起，恣意起舞，迎接那清澈的天空、诗意的清风和绚烂的彩虹。

生命无法预知，总是充满不合逻辑的变数，没有人知道未来的人生路是一片坦途还是一路波折，是充满喜悦还是洋溢着愁思。用痛苦，可以织成这样一个茧，但亦可以由此完成一个崭新的蝶变。

我们送走了太阳，流泻的是暗夜；我们蹂躏了花儿，沉默的是泥土；我们攻陷看似坚固的铁墙，却依旧被无形的茧束缚。茧是心中的牢笼，但它是美的，因为它铸成了磨砺这把钥匙。初进牢笼时，暗黑、凄冷，我们在黑暗中沉沦，却仍对成功满怀渴望。终于，在一方角落，我们发现了“磨砺”这把钥匙。有的人继续走原来的路，有人却用它打开了生命的转机之门。

于是想起了苏东坡。他当初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的几句诗会招来牢狱之灾。囚车缓缓前行，车轮轧轧作响，他的心也被碾得七零八碎。随着大理寺门的关闭，审判结果为“当徒二年，会赦当原”。但一些官员一心想置他于死地，不停上书进谗言。

他倚在狱中一排排栏杆，头发蓬乱如秋后的稻草，眼神怔怔的，嘴中念：“我上有老下有小，可不能就这样离他们而去啊！”每每想到自己的家人，他都默默再织厚自己的茧。他与儿子苏迈约定好每日送餐只送蔬菜肉食，哪天朝廷真想要他的命，便改送鱼菜。一日苏迈出城办事，拜托朋友帮忙送餐给父亲，却忘了嘱咐送的菜品。还没等打开，苏东坡已闻到熏鱼的味道。他颤抖着揭开盖子，将鱼块放入口中无奈痛苦地咀嚼，心中在无声地滴血。摊开纸笔，他郑重地写下人生最后的两首诗，字字滚烫，句句泣血。

这两首诗，据说，皇帝看后为之动容，将他贬至黄州。没想到，这一改判，竟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。他突破了自己的茧！黄州尽管艰苦荒凉，但对他来说是那样明媚清新，那样心情舒畅。此时的他，早已破茧成蝶。他哼着“竹杖芒鞋轻胜马”，煮着色润味香的东坡肉，高亢呐喊“左牵黄，右擎苍”浩浩汤汤去打猎，他一身青袍，伸手触面，侧耳听风……如果没有磨砺这把钥匙，估计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这句旷世之作很难被后人看见。

没有厚茧的裂开，怎有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缝补，又哪有破茧而出的美丽？

黄山

投稿邮箱：ahrbhsk@126.com